

又一只鸿雁飞向天国

——悼念好友曲文新

○孙殷望（1961电机）

今年3月19日上午，我特意从城里住处打电话给久违的好友曲文新，问他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，能否参加第二天举行的纪念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刊30周年座谈会？很想借机约他见面“话疗”。他当即回答：“身体很好，肯定参加！”在次日上午的座谈会上，他作为《通讯》复刊后的首任编辑，在发言中畅谈了当时编辑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体会，并对继续办好《通讯》提出了具体建议，言之有物有序有理有情。中午聚餐他的胃口也不错，还不时和同桌的老友侃侃而谈。临别时，我们相约过一段时间再相聚。这次相见，看到他面色红润，声音洪亮，精力充沛，根本不像一个身染沉疴（肺癌）已近八年的病者。而且我相信他已超过最长存活期（一般五年），照理可以带病生活更长时间。但是，7月1日上午，我却突然接到曲兄已于凌晨去世的噩耗，令我惊愕不已。谁能想到，3月20日一起开会、吃饭竟成永诀！

我与曲兄相识于1975年春。当时他从水利系调至学校党委办公室任职，和我一样主要从事文字秘书工作，并从此开始了同在一屋朝夕相处、合作共事长达8年的历程。他虽然比我小一岁且低一年级，但在为人处事上却比我成熟老练。因为他在水利系曾

先后担任团委代理书记、党总支委员、学生工作组组长等要职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而我却只是一介“布衣”，此前没有当干部的经历，因此好多事情我愿意向他请教。而且，他为人耿直仗义，爱憎分明，心胸坦荡，诚实善良。虽然天生一副大嗓门，又有点急脾气，往往不平则鸣，人称“炮筒子”，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更不屑于追名逐利，可谓“有君子之风，而无小人伎俩”，是一个可以同甘共苦、值得信赖依靠的朋友。我和他十分投缘，在工作中相互学习、相互支持，在思想上相互交流、相互启发，结下了堪称“同志加兄弟”的真诚友谊。1983年6月，他随党办主任何介人一起调入经管学院，后升任副院长，虽然不再共事，但一直保持联系。退休后还一度成为“麻友”，每隔一



2010年3月20日，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刊30周年座谈会上，曲文新学长（中）发言，左为孙殷望，右为周家惠

□ 怀念师友

两个月，就和几位老友相约，在各家轮流打一次麻将，边玩边聊，怡然自乐。

在我和曲兄共事和交往的过程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办事特别认真。比如，1980年2月1日，学校成立校友联络处，决定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刊。当时，虽然有一个编辑组，但从复刊号（复1期）开始的最初几期，具体的编排版事宜基本上是由他一人承担。除了参与组稿和改稿的工作，他从划样、排版到校对样样亲为，并盯在印刷厂直至装订成册方才“收工”。当时没有电脑，全靠手工，每一道工序他都极为认真细致地完成，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，体现了高度负责和乐于奉献的精神。可以说，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刊的初期，他是编辑组内贡献最大的“首功之臣”。又如，他调任经管学院之后，不仅长期主管学院的行政、后勤、财务等工作，而且长期担任“经济法”、“法律基础”等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又是该院高级管理培训业务的“开创者与奠基人”，在学院由初创到成为国内领先的发展过程中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大学学的专业是水利工程，做编辑，搞行政管理，讲经济法课程，均是“外行”，但他凭着“认真”二字，干一行，爱一行，学一行，钻一行，且行行出色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诚如王安石诗句所云：“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再如，他退休时即被查出身患肺癌，动手术后，又几经化疗，其经受的病痛和折磨难以名状。在长期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，他不仅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，而且突出表现出了认真和钻研的精神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原校党办几位女同

事到他家拜访，以表慰问祝福之意。当时他十分高兴，主动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抗癌心得，并拿出一大张上大学做“画法几何”作业时用的印有很多小格的纸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画有几条曲线，分别代表着自己这几年病情变化和治疗、调理过程的运行状态。他按图释意滔滔不绝。并认为，体内的癌细胞不可能全部杀死，但要掌握他的运动规律，不能让它停积在一处，否则就会形成肿瘤，并以此来决定何时去化疗。他还总结出一套自我调养的饮食和营养的搭配经验。俗语说“久病成医”，他被很多人称之为“抗癌专家”确是名不虚传。

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刊号的卷首，有一篇题为《我们愿做一只鸿雁》的“编者的话”，是由同样毕业于水利系、时任《新清华》编辑的徐葆耕所撰。文曰：“我们愿做一只回旋于校友之间的鸿雁，把遍布三十个省市乃至五大洲的清华校友沟通起来，传布佳音，交流学术，增进友谊，促进母校的发展，促进祖国的四化建设。”这代表了当年所有编者的心声。时光荏苒，30年过去了，如今物是人非，令人感慨系之。当年作为《通讯》编者之一的张正权（时任《新清华》主编），早已于1991年冬先行离世；而被誉为“清华才子”的徐葆耕也于今年3月14日匆匆告别；如今，第三只鸿雁曲文新又飞向天国！古人云：“人固有一死”，但总觉得他们离去得太早、太可惜！若干年后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只鸿雁，也会陆续离去，与他们在天国重逢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。但愿届时我们仍然是一只只飞翔于天国、沟通天上与人间的鸿雁……